

# 法国“文明使命”话语下的“高级殖民者”形象塑造

## ——以法属印度的移交为例（1947—1962）

田 耘

**【摘要】**法国的“文明使命”论除了浓厚的东方主义色彩，还特别强调法国文明在欧洲文明中的优越性。尤其是自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以来，法国优于其他欧洲列强的“高级殖民者”形象不断强化，成为其霸权合法化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根源，这一点在各国角力的南亚次大陆上表现尤为明显。1947年印度独立，英帝国随之失去了其“皇冠上的明珠”，法国却并未放弃其在印度沿海的几块飞地。深究其原因，法国在印度的利益诉求并非关键因素，主要是欲通过留驻印度以炫示法国比英国更有能力应对当地的复杂局势，进而书写其未竟的殖民神话。然而，法国通过将法属印度纳入法兰西联邦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并没有为当地居民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与平等，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普遍主义，“法属印度帝国”最终难以为继。从1954年法属印度移交至今，法国仍不断强调其在“印太”地区“积极存在”的历史，以前法属印度地区为桥梁，加强对印关系，谋求其在“印太”地区的大国地位，法国这一系列举措同样体现了其经久未变的“高级殖民者”心态。

**【关键词】**法国；“文明使命”；“高级殖民者”；法属印度

中图分类号：K56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888(2024)01-0043-21

引用格式：田耘. 法国“文明使命”话语下的“高级殖民者”形象塑造——以法属印度的移交为例（1947—1962）[J]. 法国研究, 2024, 132(1): 43—63.

\* 本文系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重点项目“域外大国与太平洋岛国国际合作机制研究”（项目编号：CODF-AOC202306）的阶段性成果。

DOI: 10.20014/j.cnki.fs.2024.01.003

西方话语体系下的“文明”概念大约于18世纪中期在英国和法国同时出现。根据语言学家埃米尔·本维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在其著作《语言学概论》(*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中对这一概念的论述,1756年米拉波(Mirabeau)的《人口论》(*Traité de la population*)是目前所见的首次谈到这一概念的公开出版物。<sup>①</sup>“文明”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基于人类进化的假设对人类历史的思考,不仅指具有优秀文化的社会状态,而且还包括将其文化、道德、政治、宗教和科学逐步推广到全人类的动态过程。

尽管“文明使命”观在西欧列强的殖民扩张中都有所体现,正如英国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著名诗作中所描绘的“白人的负担”,但除法国外,没有哪个国家如此看重其共和主义价值观的普遍性,这在法国殖民话语中具体表现为将其殖民行为等同于“文明扩张”。<sup>②</sup>20世纪,法国殖民主义理论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总理、法兰西联邦(Union française)议会前主席阿尔贝·萨罗(Albert Sarraut)认为,法国的殖民扩张具有利他性(altruiste),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具道德性,<sup>③</sup>因为她不仅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还经历了1789年大革命的洗礼,加之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世俗教育的建立,法国有义务将“最先进”的文明、“最伟大”的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多国角力的南亚次大陆尤其凸显了法国的“与众不同”——法国殖民者确实通过一系列同化手段,在法属印度塑造了优于英国、葡萄牙的“高级殖民者”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原住民的信任和好感——这也成为法属印度于印度独立后续存七年之久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法国在印度的实力远不如英国,但法属印度的存续时间长于英属印度,一直延续至印度独立初期。此外,法属印度的非殖民化在法国殖民地中开始最早且历时最长,贯穿了法兰西殖民帝国整个非殖民化进程。法属印度的部分地区是第一批脱离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建立的新殖民框架——法兰西联邦——的海外领土,事实上(de facto)和法律上(de jure)的领土移交分别发生于法国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溃败之际。尽管过程曲折,但法印双方最终以和平方式完成了飞地的移交,避免了诸如阿战争等流血冲突。

这段历史在印度史书中鲜有深入研究,印度政府倾向于将法属印度的回归书写为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胜利与和平主义外交的成功,如在1954年法国撤离印

<sup>①</sup> Émile Benveniste, *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Tome 1, Paris: Gallimard, 1966, pp.336-345.

<sup>②</sup> Raymond Betts, “The French Colonial Empire and the French World-View”, in Robert Ross, ed., *Racism and Colonialism: Essays on Ideology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82, pp.65-78.

<sup>③</sup> Albert Sarraut, *Grandeur et servitude coloniales*, Paris: Éditions du Sagittaire, 1931, p.79.

度之际，印度总理兼外长尼赫鲁自信地谈道：“在与法国签订友好协议的基础上，长期与祖国分离的一部分领土自愿回到了我们身边……法属印度争端的解决得益于我们的和平主义政策和长久的耐心。”<sup>①</sup>另外，法国在南亚的非殖民化记忆往往是积极的，为自己塑造了优于英国、葡萄牙殖民者的“高级殖民者”形象，但“记忆不是历史”，因为记忆的基础是用共同经历和回忆来解释历史的一种长期社会化活动，而不是基于对档案资料的解读。<sup>②</sup>

迄今为止，国内以法属印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尚不多见。在有关南亚的历史研究中，微不足道的法属印度飞地无法与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相提并论，大多数著作对法属印度的介绍一笔带过，或将其作为果阿问题研究的脚注。<sup>③</sup>法国历史研究的焦点则集中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战争等历史事件，对法属印度尚缺乏关注。<sup>④</sup>但是关于法属印度漫长的殖民史和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移交过程，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和研究价值。本文拟通过回顾这段为学界和大众所忽视的法属印度移交历史，探求法国在印度独立后仍选择留驻的思想根源，进而重新审视法国对印度进行“文明开化”的“积极意义”，通过对法属印度移交过程的历史评析，为深入挖掘法印关系的历史和文化动因提供助益。

### 一、法属印度：法国的“负资产”

世人通常将现今成为“印度”的这片土地大致等同于英属印度的一部分，但在历史上，其他欧洲国家——如葡萄牙、丹麦、瑞典、荷兰和法国——也都曾在南亚建立了殖民据点。法国在南亚次大陆的殖民统治长达三个世纪，印度独立后，法国殖民势力在印度还残存了七年之久。法属印度面积狭小，且位置分散，包括以下五个贸易站（comptoirs, établissements français）：位于印度东南部科罗曼德

① Jawaharlal Nehru, “Vindication of Peaceful Methods”, 24 Oct. 1954, in S. Gopal, ed.,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 Series 2, Vol. 27, New Delhi: 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 2004, p.221.

② Nicolas Bancel and Pascal Blanchard, “The Pitfalls of Colonial Memory”, in Nicolas Bancel, Pascal Blanchard, and Dominic Thomas, eds., *The Colonial Legacy in France: Fracture, Rupture, and Apartheid*, trans. Alexis Pernsteine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153-164.

③ 林承节：《印度史》，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153—161 页。陶亮：《理想主义与地区权力政治：冷战时期印度的对外政策》，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57—172 页。胡志勇：《冷战时期南亚国际关系》，新华出版社，2009 年，第 178—198 页。孙士海、江亦丽主编：《“二战”后南亚国家对外关系研究》，方志出版社，2007 年，第 262—270 页。林承节主编：《殖民主义史·南亚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59—64 页，第 80—82 页。

④ 吕一民：《法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 年，第 358—360 页。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年，第 69—93 页。陈晓红：《戴高乐与非洲的非殖民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75—203 页。

(Coromandel)海岸的本地治里(Pondichéry)、卡里卡(Karikal)和亚南(Yanaon),位于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的马埃(Mahé),以及位于孟加拉湾附近的昌德纳戈尔(Chandernagor)。除此之外,还包括在苏拉特(Surat,位于印度西海岸古吉拉特邦的港口城市)、默苏利珀德姆(Mazulipatam,位于印度东南沿海的安得拉邦)、科泽科德(Kozhikode,位于印度西南沿海的喀拉拉邦,现称卡利卡特,Calicut)等地的补给地(loges),建有法国工厂和仓库等。<sup>①</sup>法属印度属于法国在旧制度时期最早建立的殖民地之一,因此被称作“旧殖民地”(vieilles colonies)。

自15世纪进入“大航海时代”,各大洲之间相对孤立的状态被打破,西方的殖民扩张大大促进了其资本的原始积累,欧洲殖民帝国开始出现。在法国人到达南亚次大陆之前,已有葡萄牙、荷兰、英国和丹麦等国殖民者在此立足。1664年,法国财政大臣让-巴普蒂斯特·柯尔柏(Jean-Baptiste Colbert)向国王路易十四强烈建议,要打破英国人和荷兰人对欧亚贸易的垄断,法国也要分一杯羹,法国东印度公司(Compagnie française des Indes orientales)应运而生。1667年,法国东印度公司派遣的第一艘商船在苏拉特登陆,此乃法国与后来成为“印度”的这片土地的关系的开端。随后,法国在印度沿海相继建立了本地治里、昌德纳戈尔、马埃、卡里卡和亚南五个贸易站,并在本地治里成立了法国东印度公司印度总部,<sup>②</sup>本地治里逐渐成为法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洋的主要贸易站,法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于18世纪中期曾一度辉煌。

随着西欧各国从早期的友好合作演变为紧张的贸易竞争、相互妒忌甚至国家间对立,法国与英国在印度的争夺愈演愈烈。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战火蔓延至印度后,演变为英法两国东印度公司的竞争与七年战争(1756—1763)。在七年战争期间,法国贸易站一度落入英国之手。战争结束后,法国、英国和西班牙1763年签订的《巴黎条约》(Traité de Paris)规定将这五块土地归还给法国,但禁止任何防御工事或军事存在,<sup>③</sup>对法国在印度的利益造成致命打击。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中,法属印度数次易手。最终,根据1814年《巴黎条约》,本地治里于1815年归还法国,昌德纳戈尔和卡里卡、马埃、亚南分别于1816年、1817年回归。<sup>④</sup>虽然法国在印度的五个贸易站和七零八落的补给地保

<sup>①</sup> 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上地区的名称在英语、法语拼写方式上有所变化,由于本文主要讨论其在法国殖民统治下的历史,故笔者对法属印度地名的外文注释采用了法语拼写。

<sup>②</sup> Stanley Wolpert, *A New History of Ind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81.

<sup>③</sup> *Traité de Paix entre le roi d'Espagne et le roi de la Grande-Bretagne, conclu à Paris le 10 février 1763, avec l'accession du roi de Portugal*,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763, pp.12-13.

<sup>④</sup> William F. S. Miles, *Imperial Burdens: Countercolonialism in Former French India*,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5, p.5.

留了下来，但其驻军队规模至多限于“维持警察所需”。<sup>①</sup>至此，法属印度殖民者彻底沦为“日不落帝国”在南亚次大陆的“尊贵客人”，<sup>②</sup>此条约一直沿用至 1954 年法国撤出印度。其间英国人的贸易、语言、生活方式等在印度大行其道，法属印度则伴随着其宿敌统治下的英属印度的愈加壮大而日渐式微，法国在印度仅剩的这些海外领地便长期处于英国霸权的阴影笼罩之下。对英国来说，印度是重要的贸易对象和原料市场；对法国而言，印度大抵只是其殖民网络中的一个边缘地带，长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印度独立后，法属印度的归属问题才逐渐进入法印两国政府的视野。

法属印度之所以不受重视，主要由于其狭小的面积和分散的地理位置，加之被英属印度包围，法国几乎无法在此扩大其殖民统治。法属印度总面积约为 510 平方公里，总人口约为 36.7 万（1939 年），约占不到 1% 印度总人口。1948 年法属印度仅剩 781 名欧洲人。<sup>③</sup>因受制于《巴黎条约》，当地法国士兵数量有限，行政人员、商人等也仅因工作任务逗留于此，大多不会定居，因此缺乏支持法国统治的“天然选民”。在地理位置上，五个贸易站散落在四个不同的土邦，且相距甚远。法属印度首府本地治里位于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与同在该邦的卡里卡相距 100 多公里，位于喀拉拉邦（Kerala）的马埃距首府近 500 公里，位于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的亚南距首府 600 多公里，位于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的昌德纳戈尔距首府 1500 多公里。法国贸易站孤立地散落在英属印度大片领土之间，这意味着贸易站之间的联系（货物运输、人员往来、信息传递、水电供应等）要经过英属印度，致使其生产生活严重依赖后者。<sup>④</sup>

由于英国的长期压制和排挤，法国在印度的殖民系统几近瘫痪，<sup>⑤</sup>七年战争惨败的阴影掩盖了法属印度昔日的“荣光”，这几块在印度的飞地实际上成为法国的“负资产”。<sup>⑥</sup>法国在印度的存在感甚至还不如葡萄牙，后者在印度除果阿外也有类似的飞地——达曼（Daman）和第乌（Diu），但仅果阿面积就有 3000 多平方公里，是任何一个法国贸易站的十几倍。尽管如此，这些法葡殖民地在尼

① Traité de paix entre la France et l'Autriche, 30 mai 1814, <https://mjp.univ-perp.fr/traites/1814paris.htm>, 访问日期 2022 年 3 月 18 日。

② N. V. Rajkumar, *The Problem of French India*, New Delhi: All India Congress Committee, 1951, pp.20-21.

③ Alain Coret, « La cession de l'Inde française », *Revue juridique et politique de l'Union française*, N. 3-4, juillet-septembre, octobre-décembre, 1955, pp. 592-596.

④ 田耘：《从法属印度的移交看法印关系的历史基础》，徐蓝主编：《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第 20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22 年，第 198 页。

⑤ Jacques Weber, *Pondichéry et les comptoirs de l'Inde après Duplex : la démocratie au pays des castes*, Paris : Denoël, 1996, p.16.

⑥ Ajit K. Neogy, *Decolonization of French India: Liberation Movement and Indo-French Relations, 1947-1954*, Pondichéry: Institut Français de Pondichéry, 1997, pp.1-2.

赫鲁眼中只是印度地图上的“小疙瘩（little pimples）”而已。<sup>①</sup> 弹丸之地法属印度之所以对法印两国皆非战略要地，还因为两国当时都面临着更为迫切、更加重要的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沦陷的法国亟须重建；独立之初的印度则外有印巴分治之争，内有印度“巴尔干化”之虞。

从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法属印度早已不再是法兰西殖民帝国的“绩优股”。然而，在战后反殖民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法国为何没有像英国一样“识时达务”，趁早体面地放弃这些在印度的“累赘”，而是在法属印度主权归属问题上与印度政府僵持了长达七年之久？

## 二、法国固守印度背后的思想根源

近代以来，法国作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殖民大国，在印度支那、北非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等地拥有众多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1936年），法兰西殖民帝国的规模仅次于英帝国，一度“风光无限”。法国在全球的殖民版图（不包含本土）总面积高达1246万平方公里，是本土面积的20多倍，本土与海外领土共占全球陆地总面积的10%；海外人口约6913万，是本土人口的1.7倍，本土与海外人口共占世界人口总量的5%。<sup>②</sup>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在法国本土沦陷的情况下，以“海外省”阿尔及利亚为依托，才得以在反法西斯同盟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领导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Comité français de la Libération nationale, CFLN）才得以取得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合法地位。战后法国政府为了确保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恢复昔日的大国地位，认为仍有必要将殖民帝国维持下去，加之为了维持其海外殖民地的整体秩序与稳定，因此对兵微将寡的法属印度仍不放手，还在当地进行了一系列的行政改革，并将其纳入法兰西联邦的宏大构想之中。这一现实选择的背后更多的是情感因素，无不反映出法国殖民派作为“高级殖民者”的心态及其背后的思想根源：法国独特的“文明使命”观。

在法国塑造的话语体系下，法国“文明使命”的独特性包含两层含义。首先，从欧洲文明的统一性来看，法国文明属于比东方文明更“进步”的欧洲文明。其次，从欧洲文明特殊性来看，法国文明是优于欧洲其他国家文明的卓尔不群的“高级”

<sup>①</sup> Jawaharlal Nehru, “The Nature of the Congress Commitment”, 10 July 1946, in S. Gopal, ed.,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 Series 1, Vol. 15, New Delhi: 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 2004, pp.245-246.

<sup>②</sup> Gérard Lang, « Le code officiel géographique (COG), avant, pendant et autour », janvier 2016, <http://projetbabel.org/gl/cog49d.htm>, 访问日期 2022 年 10 月 31 日。

文明。法国七月王朝最后一任政府首脑弗朗索瓦·基佐 (François Guizot) 除了对法国政治生活颇有贡献外, 他独特的欧洲观对当时乃至后世的法国学界影响深远。在巴黎大学举办的一次关于欧洲和法国文明的讲座中, 基佐通过对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文明的价值分析和比较, 推论出法国文明是最值得推崇的, 因为“法国文明比任何其他文明都更忠实地再现了文明的一般类型和基本理念, 是最完整、最真实、最进步的文明, 是充满智慧又强韧有力的文明。法国文明既能满足人们的精神追求, 也能促进社会的进步; 它丰富了人们的想象力, 激发了人们的斗志; 它似乎可以帮助我们探索并推广世间的真理……因此, 我们完全有权利将法国文明视为最重要和最成功的文明, 将其作为首要研究对象, 进而明确历史和科学研究的方向, 而不至于在千红万紫的欧洲文明中迷失自己”。<sup>①</sup> 若以当下价值观衡量基佐的这段讲话, 或许会将其视作狂妄自大的煽动性言论, 但若回到历史现场, 正是当时欧洲的发展状况为这种自命不凡的观点的萌发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法国通过 1789 年大革命构建了普世的共和主义价值观, 使整个欧洲都受到了法国大革命思想的洗礼, 法国的民族主义从而得到了充分发展, 其“昭昭天命”观应运而生: 将其“先进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建立一个与法国实行相同法律制度、拥有同样公民权和讲法语的殖民世界。这种想象的政治责任与大革命的理念相融合, 共同构成了法国殖民思想的基础。

除了历史维度的论证之外, 19 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阿尔弗雷德·富耶 (Alfred Fouillée) 还从哲学角度为法国文明的优越性提供了理论支撑: “让我们幸福的东西也会让所有人幸福, 人类都应该像法国一样思考和感受。”<sup>②</sup> 法国学界对“首屈一指”的法国文明的宣传唤起了法兰西的民族认同感, 获得了众多的支持者, 即便是来自不同党派, 持不同政见, 也能在宣称“法国文明高于一切”时达成一致。如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普罗斯佩·昂方坦 (Prosper Enfantin) 也坚信, 法国殖民者有别于创办英国东印度公司、屠杀美洲印第安人的盎格鲁—撒克逊人, 以及在“大航海时代”征服东西印度洋群岛的西班牙、葡萄牙人, 他们以杀戮、掠夺和奴役为主的殖民方式仅仅有利于殖民者, 但法国的殖民除此之外还为殖民地居民带来了益处——提高其文明程度, 增强其合作意识, 法国殖民的合法性在于其文明的优越性。<sup>③</sup> 圣西门主义者由此倡导以“文明使命”的名义, 在法国占领的殖民地进行殖民改革, 作为“社会主义实验室”。<sup>④</sup>

① François Guizot,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en France : depuis la chute de l'empire romain*, Tome 1, Paris : Didier, 1840, pp.21-22.

② Alfred Fouillée, *Psychologie du peuple français*, Paris : Félix Alcan, 1903, p.181.

③ Prosper Enfantin, *Colonisation de l'Algérie*, Paris : P. Bertrand, 1843, pp.31-33.

④ Osama W. Abi-Mershed, *Apostles of Modernity: Saint-Simonians and the Civilizing Mission in Algeri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8.

法国的“文明使命”观发端于学术思想，随后逐渐深入政治领域。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总理茹·费里（Jules Ferry）在1885年议会辩论中以“文明使命”作为法国殖民扩张的理据之一，并将当时“文明开化”的事业与旧制度时期法国的殖民活动区别开来，为此后正式开展的殖民扩张提供了正当性，也从此确立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以降的殖民方向。历经大革命的血雨腥风和普法战争的屈辱灾难而成立的第三共和国推动海外扩张活动的官方行为，更大程度上出于恢复大国威望的心理。<sup>①</sup>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戴高乐领导的法国临时政府在1944年的布拉柴维尔会议上提出，为了维持法兰西殖民帝国的发展，有必要证明其殖民统治的“进步性”——对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皆有助益的“进步性”。<sup>②</sup>因此，法国在非殖民化初期就宣称法国公民权的范围是“数以亿计的、涵盖广阔的”。<sup>③</sup>然而，肩负“文明开化”重任的法国在战后高估了国家应对其殖民体系中重重危机的能力。

英国撤离印度前后，法国政府对法属印度的态度尚未明确，法国政府派海外部（原殖民地部）殖民地监察长（inspecteur général des colonies）泰泽纳斯·杜蒙塞尔（Tézenas du Montcel）到法属印度进行实地考察，杜蒙塞尔就其调查结果撰写了一份《关于法属印度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介绍了法属印度的概况，并阐述了法国需要保留印度飞地的原因以及可能遇到的困难。<sup>④</sup>《报告》代表了法国大部分殖民派的观点：虽然印度的反殖民立场和情绪不利于法国殖民统治的延续，但因为对七年战争的失败耿耿于怀，他们幻想在英国撤离后填补南亚次大陆的力量真空，重写法国的殖民神话，而且这样还可以更好地利用印度政府和民众对英国和葡萄牙殖民者的恶感，体现法国殖民主义的“积极”一面。杜蒙塞尔的《报告》在一定程度上为战后法国对法属印度的殖民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更好地理解杜蒙塞尔关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法属印度的论述。

法国大革命所宣扬的平等观念对法国殖民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法国海外殖民地在议会的代表权就是法国殖民制度与众不同的表现之一。1789年，一些居住在巴黎的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的殖民者强行进入三级会议（États

① 刘梦佳：《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殖民转向——从1885年关于殖民问题的议会辩论谈起》，《史学集刊》，2018年第4期，第120—128页。

② Frederick Cooper, *Citizenship between Empire and Nation: Remaking France and French Africa, 1945-196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27.

③ Adam Watson, *The Limits of Independence: Relations between states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Routledge, 1997, p.59.

④ Tézenas du Montcel, « Étude sur les possessions françaises dans l'Inde », 24 juin 1947, INDE/H/23, Archives nationales de la France d'Outre-mer (ANOM), Aix-en-Provence.



généraux), 并成功争取到了代表权, 法属印度于次年首次获得代表权。<sup>①</sup>1794 年, 法国国民公会 (Convention nationale) 宣布“所有法国殖民地的居民, 不论肤色, 都是法国公民, 享有宪法所保证的一切权利”。<sup>②</sup>随后在波旁王朝复辟的政治动荡时期, 法属印度的代表权屡遭废除。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府在法属印度进行了一系列试验性改革, 试图将殖民地与法国本土联系起来。1871 年 2 月 1 日, 法国政府颁布法令, 宣布恢复法属印度在众议院的代表权。<sup>③</sup>1875 年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规定, 法属印度在参议院拥有 1 个席位,<sup>④</sup>从此恢复了法属印度的代表权。随后在法属印度推行改革, 相继设立了殖民委员会 (conseil colonial, 1879 年改称总委员会, conseil général)、地方委员会 (conseils locaux) 和市镇政府, 其成员皆通过当地直接选举产生。1881 年 9 月 21 日, 法国政府颁布“放弃个人身份 (Renonciation au statut personnel)”法令, 规定法属印度所有年满 21 岁的男性和女性居民, 不论种姓、教派, 都具有放弃原有身份、选择成为法国公民的权利。<sup>⑤</sup>

与其他殖民国家相比, 法国对殖民地居民的赋权之举在当时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20 世纪英国著名殖民史学家 D. K. 菲尔德豪斯 (D. K. Fieldhouse) 通过对 18 世纪各殖民国家的比较研究, 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显著特征进行了深入剖析: 法国独特的政治同化治理手段基于大革命时期确立的“共和国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原则, 殖民地被视为母国在海外的延伸, 因此要消除殖民地与本土之间所有的差异, 这就意味着要在殖民地设立普选制, 传播公民权, 开展教育,<sup>⑥</sup>不断提高其“法国化 (francisation)”<sup>⑦</sup>程度。直到法兰西殖民帝国大厦将倾之时, 这一殖民思想仍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对法兰西帝国统一性的认识从而成为法国非殖民化谈判中的主要论题。

1948 年 6 月 8 日, 法国海外部长保罗·科斯特-弗洛雷 (Paul Coste-Floret) 在国民议会宣读了《关于法属印度的政府声明》(Déclaration du gouvernement au

① Hubert Deschamps, *Les méthodes et les doctrines coloniales de la France*, Paris : A. Colin, 1953, p.107.

② Bernard Lavergne, *Une révolution dans la politique coloniale de la France*, Paris : Mercure, 1948, p.53.

③ Décret du 1<sup>er</sup> février 1871,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2 février 1871, p.65.

④ Constitution de 1875, IIIe République, <https://www.conseil-constitutionnel.fr/les-constitutions-dans-l-histoire/constitution-de-1875-iiiie-republique>, 访问日期 2022 年 3 月 9 日。

⑤ Décret du 21 septembre 1881,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30 septembre 1881, p.5449.

⑥ D. K. Fieldhouse, *The Colonial Empires: A Comparative Survey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Macmillan, 1982, p.308.

⑦ Alain Coret, « La cession de l'Inde française », *Revue juridique et politique de l'Union française*, N. 3-4, juillet-septembre, octobre-décembre, 1955, p.587.

*sujet de l'Inde française*), 他强调了法国在法属印度殖民统治的“进步性”: 在长达几个世纪的历史中, 法属印度居民与法国紧密相连, 他们是印度半岛上第一批受益于民主制度的群体。早在 1790 年, 他们就有了地方代表, 法国公民身份对其完全开放, 且在法国国民议会拥有席位。一个多世纪以来, 法属印度积累了较为充分的民主经验。<sup>①</sup> 反观英属印度直到 20 世纪初才逐渐引入有限的普选权。

法国通过几个世纪的政治、文化同化, 确也在法属印度建立了一定的“良好”声誉, 较为成功地塑造了“高级殖民者”的形象。印度独立之前, 英属印度境内的反殖民主义运动早已风起云涌, 而法属印度的解放斗争却“只能追溯到英国人离开印度的那一天”,<sup>②</sup> 且法属印度一度成为英属印度政府追捕的民族主义者的避难所, 直到印度独立后, 法属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才逐渐兴起。印度学者萨罗贾·桑达拉詹 (Saroja Sundararajan) 认为, 虽然法属印度人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并不亚于英属印度人, 但他们之所以没有更早地开始反抗法国人的殖民统治, 是因为法属印度居民对“民主的传播者”抱有很大的信心, 并真诚地相信法国人来自一个代表自由、理性和人道的国家, 终究会给印度以独立和自由。<sup>③</sup> 由此可见, 法国的“民主”精神为其在当地居民中获得了一定的威望, 除此之外, 甚至还赢得了许多印度民族主义者的青睐。“圣雄”甘地 (M. K. Gandhi) 也曾使用法国共和主义理想作为其政治话语。1934 年甘地访问本地治里时赞扬了法国平等、博爱的价值观, 称其有助于消灭印度不平等的种姓制度, 却没有倡导法属印度人民寻求解放和独立,<sup>④</sup> 这似乎有暗示法国的殖民统治的“反殖民”性质之意。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英属印度总督单方面宣布印度参战, 但英国政府却没有同意印度国大党提出的参战条件——允诺印度战后独立, 由此引发的多次起义被英国镇压, 国大党也被列为非法组织。此时反对派领军人物苏巴斯·钱德拉·鲍斯 (Subhash Chandra Bose) 崛起, 在日本的支持下, 指挥印度国民军 (Indian National Army) 与英国军队、不列颠印度军队兵戎相见, 并在日本的扶植下成立了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但英属印度的反抗运动似乎没有唤起法属印度居民的民族意识, 后者反而成为最早加入“自由法国”抵抗运动的法国殖民地之一, “忠诚”

① Déclaration du Gouvernement au sujet de l'Inde française,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8 juin 1948, p.3289.

② Saroja Sundararajan, *Pondicherry: A Profile*, Pondicherry: Directorate of Art and Culture, Government of Pondicherry, 1995, p.95.

③ Saroja Sundararajan, *Pondicherry: A Profile*, p.95.

④ Penny Edwards, “A Strategic Sanctuary: Reading l'Inde française through the Colonial Archive”, *Interventions*, Vol. 12, Issue 3 (2010), pp.356-367.

的法属印度居民与法军并肩作战的“爱国主义”长期存在于法国的殖民记忆和历史书写中。<sup>①</sup>

印度独立前夕，尽管印度民族主义媒体和国大党民族主义者认为法葡殖民者别无二致，强烈谴责两国殖民统治对印度人民的压迫，但印度国大党领导人甘地、尼赫鲁却将法属飞地和葡属飞地区别开来，表现出对法属印度的温和态度。甘地承认法属印度的管理方式优于英属印度，更不用说葡属印度了；尼赫鲁认为法属印度的未来选择可由当地人民决定。<sup>②</sup>在法国殖民派看来，印度为摆脱殖民统治而进行的斗争矛头大多指向英国，而法属印度则是与法国殖民者建立良好关系的“受益者”，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为法国书写其致力于公平和民主事业、更加人道和文明的殖民神话提供了助力。反过来，法国将继续利用这一“良好”形象来压制法属印度的反法、反殖民运动，以及在印度支那和非洲汹涌澎湃的反抗运动。

此外，法国殖民派认为，印巴分治的暴力结果主要是英国殖民统治造成的，而法国为印度带来了“自由、平等、博爱”。面对战后波澜壮阔的反殖民浪潮和民族解放运动，法国试图找到一种和解的方式，以尽可能多地维护其海外利益。在语义层面，法国修改了有关海外殖民地的称呼，删去了“殖民”相关字眼，比如，“法兰西殖民帝国（*Empire colonial français*）”改称“法兰西联邦（*Union française*）”，殖民部（*Ministère des Colonies*）改称海外部（*Ministère de la France d'Outre-mer*），“殖民地（*colonies*）”改称“海外省、海外领地（*départements et territoires d'Outre-mer*）”。在法律层面，1946年10月法国立宪会议通过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宪法》，其中第60条至第82条对法兰西联邦做出了明确规定，宣布所有殖民地居民将在法兰西联邦的框架下具有法国公民“身份”，将本土的民主自由话语应用到海外领地，<sup>③</sup>以使维持法国的殖民统治更具合法性。

除此之外，法国政府还在1946年至1947年对法属印度进行了数次行政改革。将法属印度总委员会（*conseil général de l'Inde française*）更名为代表大会（*assemblée représentative*），由当地普选产生的44名成员——22名成员来自本地治里，12名成员来自卡里卡，5名成员来自昌德纳戈尔，3名成员来自马埃，

① Akhila Yechury, « “La République continue, comme par le passé”: The myths and realities of the Resistance in French India », *Outre-Mers*, Vol. 388-389, No. 2 (2015), pp.97-115.

② Christian Fouchet, « Lettre de M. Fouchet, consul général de France à Calcutta et délégué du DPRF en Inde à M. Bidault,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 12 juillet 1946, in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ed.,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çais (DDF), 1946, Tome II, 1<sup>er</sup> juillet - 31 décembre*, Bruxelles : P.I.E.-Peter Lang S.A., 2004, p.59.

③ Constitution de 1946, IV<sup>e</sup> République, <https://www.conseil-constitutionnel.fr/les-constitutions-dans-l-histoire/constitution-de-1946-ive-republique>, 访问日期 2022 年 1 月 20 日。

2名成员来自亚南——组成；<sup>①</sup> 设立政府委员会（conseil du gouvernement），取代总督私人委员会（conseil privé du gouverneur），<sup>②</sup> 新成立的政府委员会由法属印度总督和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3名成员、总督任命的3名成员——组成；<sup>③</sup> “总督（gouverneur）”一职改称“共和国专员（commissaire de la République）”；<sup>④</sup> 将五个贸易站设立为相互独立的自由市镇（villes libres），各自全权管理内部事务，由共和国专员统一管理。

而后，法国提出通过全民公投来决定法属印度的未来。杜蒙塞尔的《报告》为这一政策提供了有力的辩护：印度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目的是争取自主权和自决权，打破囚禁他们的枷锁；法国给予法属印度居民自由选择的权利，无论是在殖民时代还是在后殖民时代，他们都是有权自主选择的独立个体，因此可以在不破坏法兰西殖民帝国秩序的情况下将他们从殖民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杜蒙塞尔还使用了这样的比喻来倡导法属印度实行全民公投：“如果一个人被锁起来，他会一直反抗，直到门被撞开。相反，我们要敞开大门，让他独立思考后做出选择。”<sup>⑤</sup> 如果法国能在法属印度殖民地赢得投票，不仅会带引法国其他海外领地选择留在法兰西联邦，还能够通过民众的选择来证明其“文明使命”的正确性。

杜蒙塞尔的《报告》不仅论述了法属印度相较于英属印度的“进步性”，还指出法属印度比葡属印度也更具优势。英国撤离印度后，葡萄牙对果阿问题的专横行为导致当地反殖民主义抗议不断。甘地鼓励葡属印度进行消极抵抗，尼赫鲁则宣布不允许葡萄牙人留在印度。<sup>⑥</sup> 相较于葡萄牙与印度在果阿问题上的紧张关系，法印关系相对缓和，且尼赫鲁欲将和平解决法属印度问题作为解决果阿问题的突破口。1948年3月，昌德纳戈尔行政长官巴赞（Bazin）的官邸受到当地民族主义者的暴力威胁，尼赫鲁授权西孟加拉邦军队对其进行保护。<sup>⑦</sup> 同

① Décret N. 46-2381 du 25 octobre 1946,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27 octobre 1946, pp.9412-9416.

② Décret N. 47-706 du 12 avril 1947,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16 avril 1947, p.3560.

③ Décret N. 47-1490 du 12 août 1947,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13 août 1947, p.7909.

④ Décret N. 47-1586 du 20 août 1947,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26 août 1947, p.8479.

⑤ Tézenas du Montcel, « Étude sur les possessions françaises dans l'Inde », 24 juin 1947, INDE/H/23, Archives nationales de la France d'Outre-mer (ANOM), Aix-en-Provence.

⑥ Pamela Gupta, “Gandhi and the Goa Question,” *Public Culture*, Vol. 23, No. 2 (2011), pp.321-330.

⑦ Pourouchottamin Velanti, « La décolonisation de Chandernagor », *Lettres du Centre d'information et de documentation de l'Inde Francophone (CIDIF)*, No. 24, 2001, <http://cidif2.go1.cc/index.php/lettres-du-c-i-d-i-f/36-lettre-n-24>, 访问日期 2022 年 2 月 28 日。

年 10 月，马埃发生“暴乱”，亲印政党夺取控制权后向新德里发送电报，要求印度政府接管马埃，但印度政府未予回复。尼赫鲁并不赞成当地的民族起义，认为马埃的未来必须通过全民公投来决定。马埃行政长官伊夫·佩里耶（Yves Perrier）及其家人被当地民族主义者绑架数日后释放，次日法国“博里司令（Commandant Bory）”号军舰抵达马埃港口，武装增援部队登陆，恢复了对马埃的控制。<sup>①</sup>事实上，法国此举已公开违反了《巴黎条约》关于法属贸易站非军事化的规定，但尼赫鲁仍坚持全民公投的和平主义路线，没有选择直接武力接管法属印度，他希望借此向法国表明印度政府的善意，同时打破与葡萄牙在果阿问题上的僵局。<sup>②</sup>

此外，印度媒体也经常将法国人的“自由主义”态度与葡萄牙人的“帝国主义”动机进行比较。印度政府和媒体在法属印度问题上的温和态度让法国殖民者产生了一种错觉：法国不是印度的真正敌人。杜蒙塞尔的《报告》由此推论，与当时处于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右翼一党专政独裁统治下的葡萄牙不同，法兰西第四共和国致力于通过构建法兰西联邦来实现广泛的自由和民主，因此，在法属印度问题上要避免葡萄牙人的做法，而应使用外交手段，强调法属印度的独特性，以避免被迫离开印度。

### 三、“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属印度

战后法国对法兰西联邦构想的宣传燃起了法兰西殖民帝国续存的希望，并通过将法属印度的未来建立在普选制的基础上，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当地居民的敌意，赢得了印度政府的好感，避免了法印间可能的军事冲突。然而，法国的共和主义价值观与殖民主义之间存在根本矛盾，有必要以法属印度为出发点，重新审视法国的殖民哲学。

法国殖民战略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法国大革命后“天赋人权”观念的传播以及代表权和选举政治的引入。自 1881 年 9 月“放弃个人身份”法案通过后，法属印度的居民便有权选择成为法国公民。在法国的历史书写中，这是其“文明使命”的成功举措之典范，相比通过强化种姓制度而维持统治的英国殖民者，法国殖民者为印度带来了实现“平等”的希望。然而，选择放弃印度公民身份的本地人并不多，主要是种姓制度压迫下的低种姓群体和“不可接触者”。婆罗门等高种姓

<sup>①</sup> Henri Perrier, « Les émeutes de Mahé en 1948 », *Revue française d'histoire d'outre-mer*, Tome 92, N.346-347 (2005), pp.173-174.

<sup>②</sup> Sandrine Bègue, « La valeur de l'« exemple français » dans le conflit indo-portugais sur Goa (1947-1954) », *Outre-mers*, Tome 96, No. 364-365 (2009), pp.315-343.

群体作为种姓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既不可能放弃手中的权力，也不会接受在法国人倡导的价值观下与低种姓群体平起平坐。因此，法国单纯地将本土的民主制度移植到法属印度的做法难以从根本上彻底消除当地的种姓制度。

此外，在法国的殖民记忆中，法属印度的居民自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就享有了普选权，然而，当地行政机构的成员选举基于两份选民名单：一份包含占大多数的本地印度选民，另一份则由占少数的欧洲人及其后代选民组成。虽然法国学者阿兰·科莱（Alain Coret）称这种新的代表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印度社会的多元化，并有利于达到“某种平衡”，<sup>①</sup>标志着法国本土与法属印度之间殖民关系历史的演变，但实际上，双名单制度仍以印度社会等级制度为基础，在维护法国殖民统治的同时，背离了同化政策所倡导的普选制的核心。印裔法国学者 J. B. P. 摩尔（J. B. P. More）将双名单制度视作一种种族隔离制度，因为选民是以种族为基础进行区分的。<sup>②</sup>这种双名单制度的设立显然是为了继续维持少数白人的霸权地位，不但没有实现其倡导的平等，反而加深了法属印度社会的分裂，并产生了法国殖民时代的特殊群体：地方精英（*évolués*）——接受法国教育、讲法语、深受法国共和主义价值观鼓舞的当地知识分子群体，尽管可能反对殖民主义，但又对法国宣扬的民主制度有着强烈的依恋。他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不同，但在殖民地社会的地位普遍高于普通民众。他们渴望成为政治领袖，并希望在殖民地事务中发挥主要作用。然而当地精英集团在选举竞争中，通过伪造选举名单和各种腐败手段来操纵选举，并以金钱和暴力为支撑，收买或恐吓选民。

当地选举舞弊盛行体现了普选制度的不健全，民主制度设想和落地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首先，大多当地选民出于宗教原因不愿登记出生日期和婚姻情况，加之法国政府无意干涉当地的宗教习俗，并未强制执行选民信息登记，不准确的民事登记往往导致死者投票等违规情况时有发生。其次，大多数当地选民由于不懂法语，只能在他人的帮助下提前在选票上做记号，这为试图操纵选举的候选人提供了可乘之隙。由于选举暴力和恐吓事件频发，法属印度被称为“选举欺诈之地”“选举暴力之地”和“没有选民的选举之地”。<sup>③</sup>这也成为法属印度全民公投进程中断的主要原因之一：1952年10月17日，尼赫鲁以法国操纵市政选举为

① Alain Coret, « La cession de l'Inde française », *Revue juridique et politique de l'Union française*, N. 3-4, juillet-septembre, octobre-décembre, 1955, p.589.

② J.B.P. More, *The Telugus of Yanam and Masulipatnam: from French rule to integration with India*, Puducherry: Madimchetty Satianarayanamurthy, 2007, p.94.

③ Jacques Weber, « Chanemougam, le « roi de l'Inde française ». Les fondements sociaux et politiques d'un pouvoir absolu sous la IIIe République », *Revue française d'histoire d'outre-mer*, Tome 78, No. 290 (1991), pp.59-87.

由，认为法属印度不具备进行公投的必要条件，要求以法属印度的直接移交为前提进行谈判，正式拒绝了 1948 年 6 月与法国达成的协议。<sup>①</sup>

上层精英打着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旗号而操纵殖民地政治机构，其最终目的仍是获得金钱和特权，而其利益和权力的获取则是以牺牲其他印度人的利益为代价的。<sup>②</sup>对当地政治精英来说，其政治倾向取决于哪一方能使其保留更大的特权。出生于本地治里的克里奥尔人（créole）、“一战”老兵爱德华·古伯特（Édouard Goubert）<sup>③</sup>于 1947 年 4 月当选法属印度代表大会成员。古伯特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使用恐怖手段，始终在法印双方之间扮演两面派，左右逢源。一方面，他表现出对法兰西联邦的支持态度，通过操控选举，甚至在雇用打手（goondas）的帮助下，1948 年 10 月 24 日赢得了本地治里市政选举。1951 年 6 月，古伯特作为亲法的法属印度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de l'Inde française）领袖，以绝对优势（90053:149）获得了法国国民议会的法属印度代表席位。另一方面，古伯特同时也积极与印度政府进行非官方会晤，甚至在 1949 年 7 月与尼赫鲁的会面中提出，倘若印度能给予其更大的自治权，其党派将会向法国施压以加入印度联邦。<sup>④</sup>此外，古伯特还非常善于利用当地政治经济情势的变化，在印度对法国贸易站实施经济封锁期间赚得盆满钵满——有十处房产在其名下。<sup>⑤</sup>随着形势对法国愈加不利，加之受到法国政府对其走私、逃税和操纵奢侈品拍卖等违法行为的指控，古伯特安排家人移居法国后，独自“在监狱和印度之间，选择了印度”。<sup>⑥</sup>著名法属印度历史学家雅克·韦伯（Jacques Weber）写道，只有当法国统治的延续“对古伯特本人的财富和政治前途构成威胁”时，他才会支持法属印度加入印度联邦。<sup>⑦</sup>古伯特由亲法转向亲印的“倒戈”最终敲响了法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丧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法国殖民势力撤离印度的进程。古伯特在法属印度加

① Jawaharlal Nehru, "Aide-memoire on French Settlements in India", 17 Oct. 1952, in S. Gopal, ed.,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 Series 2, Vol. 19, New Delhi: 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 2004, pp.679-680.

② Penny Edwards, "A Strategic Sanctuary: Reading l'Inde française through the Colonial Archive", *Interventions*, Vol. 12, Issue 3 (2010), pp.356-367.

③ 克里奥尔人在这里指欧洲殖民者与殖民地原住民的后代。古伯特的父亲为法国人，母亲为印度人。

④ Jawaharlal Nehru, "Future of French Settlements", 15 July 1949, in S. Gopal, ed.,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 Series 2, Vol. 12, New Delhi: 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 2004, p.417.

⑤ Patrick Pitoëff, « L'Inde française en sursis. 1947-1954 », *Revue française d'histoire d'outre-mer*, Tome 78, No. 290 (1991), p.118.

⑥ Jacques Weber, « Des Barbelés sur le Coromandel : la « guerre froide » franco-indienne (1949-1954) », *Guerres mondiales et conflits contemporains*, N. 190 (1998), p.37.

⑦ Jacques Weber, Avant-propos, in Ajit K. Neogy, *Decolonization of French India : Liberation Movement and Indo-French Relations, 1947-1954*, Pondichéry : Institut français de Pondichéry, 1997, p.xix.

入印度后扮演了重要角色：1961年担任第一任本地治里市长，1963年任本地治里中央直辖区（或称本地治里联邦属地，Union Territory of Puducherry）<sup>①</sup>首席部长，1964年成功当选为该区议员。在印度的民族主义叙事中，“黑帮同伙”“走私犯”古伯特摇身一变，成为解放法属印度的“自由战士”。<sup>②</sup>今天的本地治里滨海主干道、酒店、市场等以古伯特命名，他的雕像矗立在本地治里的尼赫鲁和甘地雕像旁。由此可见，法国通过赋予法属印度居民公民权、选举权的政治同化手段，不仅没有消除贫富差距、实现平权，也没有达到其增强殖民地扈从忠诚度的目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性别平等方面，法国学界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在法属印度等殖民地，甚至法国本土，妇女选举权的获得都远远晚于英属印度。早在1905年，为平息孟加拉邦的民族起义，英属印度通过一系列宪法改革，赋予了成年男性和女性有限的选举权。1921年，马德拉斯（Madras，现称金奈，Chennai，为今印度泰米尔纳德邦首府）的穆图拉克希米·雷迪（Muthulakshmi Reddy）成为第一位在印度立法机构任职的印度妇女。<sup>③</sup>尽管由于对财产和收入的严格限制，在英属印度只有不到1%的妇女（大约100万人）有资格获得选举权和提名权，但不可否认的是，英属印度妇女的确比法属印度妇女更早获得了选举权。在法国本土和海外殖民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赋予女性平等的政治权利，这也与法国强调女性的家庭角色而轻视其社会地位的传统有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试图改变殖民关系的形式——给予海外殖民地更多的自治权——但并不会放弃法兰西殖民帝国的任何一部分。印度独立前夕，法属印度总督弗朗索瓦·巴伦（François Baron）于1946年在本地治里的公开演讲中宣称，法兰西联邦的建立意味着殖民主义的结束和“自由、民主、博爱”的时代开始，通过回顾《人权宣言》不断强调法属印度人一直以来享有的权利和自由。<sup>④</sup>然而，《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宪法》关于法兰西联邦的“平等”原则明显存在矛盾之处。第67条规定了“法国本土、海外省和海外领地的居民享有法国公民的一切自由和其他权利”，但第66条却规定“法兰西联邦的议会，半数由代表法国本土的议员组成，

① 2006年，本地治里的拼写改为按照泰米尔语发音的拼写形式“Puducherry”。

② M. Dinesh Varma, “Edouard Goubert Who Holds a Fascination for Francophiles in Puducherry”, (2014-07-30), <https://www.thehindu.com/news/cities/puducherry/edouard-goubert-who-holds-a-fascination-for-francophiles-in-puducherry/article6263322.ece>, 访问日期2022年9月7日。

③ Catherine Candy, “Competing transnation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1930s Indian franchise question”, in Ian Christopher, Laura E. Nym Mayhall, and Philippa Levine, eds., *Women's Suffrage in the British Empire: Citizenship, nation, and race*, London: Routledge, 2000, pp.191-207.

④ Christian Fouchet, « Lettre de M. Fouchet, consul général de France à Calcutta et délégué du DPRF en Inde à M. Bidault,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 12 juillet 1946, in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ed.,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çais (DDF), 1946, Tome 2, 1<sup>er</sup> juillet - 31 décembre*, Bruxelles : P.I.E.-Peter Lang S.A., 2004, p.58.



半数由海外省、海外领地和联系国的代表组成”。由于法国海外领地总人口远远大于本土人口，法国政府无法也不可能实行一人一票制，只能代之以两个选民团这种并非人人平等的模式。法国政府在处理接踵而至的海外殖民地问题时已深陷困境：若要基于 20 世纪 40 年代公民权的各项标准，将数百万贫穷的属民变为公民，法国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sup>①</sup>而这种所谓的“平等”不过是法国的霸权主义合法化战略。

尽管战后法国的一系列殖民地行政改革力图避免“殖民”等暗含本土至上之意的字眼，以彰显母国与海外的平等，但“海外法国（France d’Outre-mer）”这个词本身仍难掩法国的海外扩张欲望。在法属印度，行政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当地更大的自主权，让法属印度居民更密切地参与到殖民地的管理中。然而改革流于形式，并未改变其殖民主义性质，共和国专员仍是法属印度最重要的决策者，五个“自由市镇”并非自由，仍处于法国的控制之下。市议会只有通过地方预算的权力，且预算须经法国海外部批准。

当代法国政治学家弗朗索瓦兹·韦尔热（Françoise Vergès）长期深耕于后殖民史学和非殖民化进程中的女权主义研究，她认为法国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离不开其政治和文化背景，“在法兰西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有一段漫长的专断且例外的历史”，<sup>②</sup>但往往不受关注，这根源于国家对其思想起源的错误认知，从而只选择看到或呈现能够宣扬其公民意愿和历史文化的那部分历史。然而，被法国人视为普世价值的共和主义原则自始至终都与殖民问题保持着一种模糊的关系。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开始，法国的公共话语将本土与海外殖民地的关系书写为“亲密联盟（alliance intime）”的形式，将资本主义世界的殖民追求内化为法兰西民族的梦想，正式将国家的扩张行为作为一种道德使命，作为传播法国大革命“福音（évangile）”和履行国家对世界的“使命”的重要工具。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一直到非殖民化时期，“文明使命”一直是法国对外战略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篇章，而共和主义价值观则是为法国的文化、政治同化政策提供辩护的主要工具。重新审视法国殖民记忆话语与其殖民地的“法国化”进程，不难发现法国一直以来所倡导的普世主义价值观并未真正实现，而共和主义与殖民主义之间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

<sup>①</sup> [美] 简·伯班克、弗雷德里克·库珀：《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柴彬译，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 367 页。

<sup>②</sup> Françoise Vergès, « Le Nègre n’est pas. Pas plus que le Blanc ». Frantz Fanon, esclavage, race et racisme », *Actuel Marx*, Vol. 38, No. 2 (2005), p.45.

#### 四、结语

虽然法属印度已加入印度 60 多年，但是其非殖民化并不只是发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已完成事件，法国的殖民遗产不仅体现在今印度本地治里中央直辖区的特殊行政区划，<sup>①</sup> 还以多种形式体现在法国的“文明使命”在印度的延续。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家亚当·沃森（Adam Watson）以“罗马化（romanization）”来形容法国的非殖民化路径：罗马皇帝卡拉卡拉（Caracalla）于公元 212 年颁布敕令，将罗马公民权赋予所有罗马帝国出身的自由人，接纳外邦行省居民为殖民帝国民，并赋予其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终结了市民与外邦人的二元制社会身份结构。<sup>②</sup> 尽管这种做法在政治上并不成功——法属印度最终加入独立的印度，但文化“软实力”影响深远。法国的“昭昭天命”观推动了当地居民拥抱欧洲的文化 and 价值观，成为其潜移默化的文化霸权的历史和文化动因。

随着“法属印度帝国”时代的结束，法国关于法属印度的历史叙事越来越倾向于非现实性话语（discourses of the non-real）的表达，<sup>③</sup> 通过发挥其文化影响力和传播其共和主义价值观，采用迂回战术以实现其古老的殖民梦想。法国虽然未能挽救其在南亚的“前哨阵地”，但是在殖民撤退后采用了灵活的外交政策，与这一新生国家迅速建立了新的合作关系，设法将“法属印度帝国”的覆灭转化为后殖民时代的机遇，以便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目前法国仍然是与印度关系最为密切的欧洲国家之一，依托前法属印度首府本地治里，法印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文化和科研交流合作，法国撤离印度后，1955 年在本地治里设立了本地治里法国研究中心（Institut français de Pondichéry）。法属印度最后一位临时共和国专员乔治·埃斯卡盖伊（Georges Escargueil）在领土移交后感慨道：“我们避免了流血事件，但未能阻止流泪。”<sup>④</sup> 法属印度的战略价值、经济价值对法国本土来说微不足道，但在情感层面影响深远，其意义重大，这也是法国在本地治里建立法国研究中心的设想的出发点。1742—1754 年任法属印度总督的约瑟夫·弗朗索瓦·杜布莱克斯（Joseph François Dupleix）的雕像仍矗立在本地治里滨海公园内，以纪念 18 世纪中期——法国在南亚次大陆殖民统治的黄金时期——“法属印度帝国”的神话，唤起了对法国殖民历史的记忆。美国著

① 本地治里中央直辖区由位于印度南部的四个前法属印度贸易站构成，包括本地治里、卡里卡、马埃和亚南，首府为本地治里。

② Adam Watson, *History and Hegemony*, London: Routledge, 2007, p.69.

③ Ian H. Magedera, “France-India-Britain, (post)colonial triangles: Mauritius/India and Canada/India, (post)colonial tang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rancophone Studies*, Vol. 5, No. 2 (2002), pp.64-73.

④ Ajit K. Neogy, *Decolonization of French India: Liberation Movement and Indo-French Relations, 1947-1954*, Pondichéry: Institut français de Pondichéry, 1997, p.277.

名南亚史学家斯坦利·沃尔波特 (Stanley Wolpert) 甚至曾假设, 倘若当时不是无意介入东方政治的路易十五和德·蓬帕杜夫人 (Madame de Pompadour) 统治法国, 野心勃勃的法属印度总督杜布莱克斯则有可能征服整个印度。<sup>①</sup> 自 1889 年在印度开设第一个法语联盟 (Alliance française) 至 2023 年, 在整个印度的法语联盟数量已达 15 个。<sup>②</sup> 位于本地治里近郊的黎明之城 (Auroville) 如今成为“精神旅游 (spiritual tourism)”、“绿色资本主义 (green capitalism)”的代名词,<sup>③</sup> 继续为法国在印度的殖民记忆增添积极因素。本地治里的建筑风格和城市规划延续了自 18 世纪法国对街道和基础设施的设计, 虽然大部分以法语命名的街道名称已修改为泰米尔语, 或以尼赫鲁命名, 但当地居民往往使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同一条街道,<sup>④</sup> 这种模糊的指代亦体现了法国殖民统治的影响之深远。本地治里的异域风情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 然而当今全球性景区的盛名却“得益于”法国殖民主义的遗产。

除文化合作之外, 法印两国关系在经济、军事等领域不断加强。1998 年年初, 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 (Jacques Chirac) 对印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法印两国间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 之后两国关系不断深入、全面发展。法国对同年 5 月印度核试验的反应与其他大国不同, 不仅不赞成对印度进行制裁, 反而很快承认印度作为“事实上的核大国”的地位; 国际社会解除对印度的制裁后, 法国率先成为与印度签署民用核能合作协定的国家。弗朗索瓦·奥朗德 (François Hollande) 就职后, 2013 年 2 月访印, 印度成为其出访亚洲的第一站, 凸显了印度在法国外交中的重要角色。<sup>⑤</sup> 随着全球地缘重心逐渐向亚太转移, 亚太地区在法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入主爱丽舍宫后, 2018 年 5 月提出了以“巴黎—德里—堪培拉 (Paris-Delhi-Canberra axis)”为轴心的“印太战略”构想,<sup>⑥</sup> 2021 年 7 月法国版“印太战略 (France's Indo-Pacific

① Stanley Wolpert, *A New History of Ind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82.

② Ambassade de France en Inde, « Le réseau des Alliances françaises » (2023-11-01), <https://in.ambafrance.org/Le-reseau-des-Alliances-francaises>, 访问日期 2023 年 12 月 27 日。

③ Jessica Namakkal, *Unsettling Utopia: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French Ind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1, p.5.

④ Jessica Namakkal, *Unsettling Utopia: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French Ind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25-26.

⑤ « Conférence de presse de M. François Holland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sur les relations franco-indiennes, à New Delhi le 14 février 2013 » (2013-02-14), <https://www.elysee.fr/francois-hollande/2013/02/14/conference-de-presse-de-m-francois-hollande-president-de-la-republique-sur-les-relations-franco-indiennes-a-new-delhi-le-14-fevrier-2013>, 访问日期 2022 年 6 月 26 日。

⑥ C. Raja Mohan, Rory Medcalf, Bruno Tertrais, “New Indo-Pacific axis” (2018-05-08),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emmanuel-macron-india-france-relations-paris-delhi-canberra-axis-malcolm-turnbull-narendra-modi-5167221/>, 访问日期 2022 年 6 月 26 日。

Strategy) ”正式出炉。<sup>①</sup>在法国版“印太战略”中,印度被法国视作“印太”地区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之一,法国无论是维护其在印度洋海外领土的安全和利益,还是推进“印太战略”,都离不开与印度的合作。

法国从历史渊源入手,基于本国的文化自信,高度重视与前法属印度地区保持共同记忆,促进双方在多领域合作关系的可持续性发展,<sup>②</sup>为法国强调其在该地区的历史传统存在和法印两国在价值观等问题上的广泛共识、重塑其在“印太”地区的大国地位提供了更多的合理性历史解释,增强了法国积极参与“印太”区域内国家组织和机制的内生驱动力。随着法国和其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部分殖民主义历史学家有可能“再次转向将法国海外殖民地纳入其共和主义元叙事”<sup>③</sup>的历史书写方式。重新审视法国几个世纪以来的殖民理论及其实践,从现实回望历史,对法属印度非殖民化进程的批判性解读,不仅能够丰富理解当今法印关系历史基础的视角,而且有助于研判法印关系的发展趋势以及法国对“印太”地区的态度和政策走向,更好地应对日益复杂的“印太”区域格局。

作者简介:田耘,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战后国际关系史。

(责任编辑:李琬秋)



<sup>①</sup> Ministère de l'Europe et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France's Indo-Pacific Strategy", July 2021, [https://www.diplomatie.gouv.fr/IMG/pdf/en\\_a4\\_indopacifique\\_v2\\_rvb\\_cle432726.pdf](https://www.diplomatie.gouv.fr/IMG/pdf/en_a4_indopacifique_v2_rvb_cle432726.pdf), 访问日期 2022 年 1 月 19 日。

<sup>②</sup> 田耘:《从法属印度的移交看法印关系的历史基础》,徐蓝主编:《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第 20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22 年,第 217 页。

<sup>③</sup> Gary Wilder, *The French Imperial Nation-State: Negritude and Colonial Humanism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p.205.



## La construction de l'image de la France « colonisatrice supérieure » dans le discours de la mission civilisatrice : le transfert de l'Inde française 1947-1962

TIAN Yun

Résumé : La « mission civilisatrice » de la France n'est pas seulement une perspective orientaliste, mais elle accentue aussi la supériorité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 parmi les civilisations européennes. Depuis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française, l'image de la France en tant que « colonisatrice supérieure » par rapport aux autres puissances européennes a été renforcée, ce qui est devenu la base théorique et la source idéologique de sa légitimation de l'hégémonie, en particulier dans le sous-continent sud-asiatique où de nombreux pays sont aux prises les uns avec les autres. En 1947, l'Inde a déclaré son indépendance. Le départ des colonisateurs anglais de l'Inde n'a cependant pas mis fin à la présence des puissances européennes dans le sous-continent sud-asiatique. Malgré peu d'intérêts économiques et stratégiques de l'Inde française, la France a choisi de rester en Inde le long de l'océan Indien, principalement en raison du rêve colonial de l'Empire français, afin de prouver la supériorité française sur les Britanniques et les Portugais, tant en termes idéologique que de méthodes coloniales. En fait, l'incorporation des territoires d'outre-mer dans un méta-narratif républicain est un faux universalisme, car les colonisateurs français n'ont pas apporté la liberté et l'égalité en Inde. Après la fusion de l'Inde française dans l'Union indienne, l'hégémonie culturelle de la France a encore une influence considérable, ce qui fournit une explication historique plus plausible au renforcement de ses relations avec l'Inde et à son implication dans les affaires de l'indo-pacifique, qui reflète sa mentalité de longue date d'un pays « colonisateur supérieur ».